



第五期

本期目錄

編主部學術會自治學生中榮

● 論壇

國際形勢轉便後我方應取的態度……

羅瑤

本校女生今後應有認識的幾點……

鍾鳳鳴

毒氣戰爭與毒氣製造……

羅高揚

戰場上救護工作概要……

羅高揚

最近的雜感……

董憬

同出一轍……

光軍

咱們原是一軍人……

光軍

● 文藝

戰場中……

湘萍

到前線之夜……

季特

給迷醉底青年……

鈍仔

月下……

湘萍

● 會聞一束

論壇

國際形勢轉變後我方應取的

態度

羅瑤

二月二十七日在紀念週演講

各位同學：在這一週來，中日問題已進展到最後的階段。自從十九國委員會報告書通過之後，日本一面宣稱退出國聯，以為要挾；同時猛攻我熱河，企早日完成它的滿洲國。在此嚴重關頭，我政府與人民應該如何妥籌萬全方策。與暴日拚个你死我活，從死裏去求生？今天借舉行紀念週的機會，很想把這個問題提出來，與各位講講，希望引起大家的注意。

東三省係屬我國的一部，不但國際聯盟各國承認，就是那帝國主義的日本亦未曾否認。它這次無故侵我東省，固然破壞我國的領土主權；同時也是違犯了九國公約。調查團的報告書既已指摘日本的不是于前，此次十九國委員會的報告書又判

定日本的罪狀于後，是中日這場官司，業已偵查審判完結，所未會表演的，只如何去強制日本接受國聯的建議一幕耳。調查團的報告書，前幾週已給諸位講過；現在且把十九國委員會的報告書中的建議部份其中重要三點同諸位講講。即：

①九一八事變的責任應由日本負担；

②對滿洲偽國不能承認；

③決邀請美俄兩國參加談判委員會。

這個報告書通過大會之後，日本在外交方面，不能不認為完全失敗。然而日本對此作何態度，亦至堪注意。我們且看日本對國聯的答辯書如何造詞。

日本的答辯書，其內究有幾點。

①中國乃無組織的國家、關於中日爭案的解釋，或引用會章，應有伸縮性。

②九國條約及非戰公約與國際會章完全獨立，國聯不得引用上述兩條約。

③日本深信滿洲國乃遠東和平之惟一的保障，既加承認，不能撤消

④日本自始至終維持中日直接談判，藉謀爭

案之解決

④ 綏輯熱河，乃滿洲國內部問題，除滿洲國外，其他各方面無庸過問。

⑤ 日本對熱河的軍事行動，乃基于日滿協定書，是一種條約的義務。

我們讀完了日本對國聯的答辯書後，便始明白日本必無接受國聯的建議的意思。日本既不接受國聯的建議，即正面與國聯立于敵對的地位，日本所以敢于這樣的一意孤行，不顧一切，未始不因爲現時國際形勢太過鬆懈的原故，——英法美俄間既無軍事的組織，同時以上數國中，任何一國，又無單獨立對它的能力。中東戰後之俄德法三國干涉遼遠的故事，自然不會重演于今日，在這種情勢底下，日本自然要躊躇滿志，以爲世界各國均無奈我何了。可是國際形勢，果如日本所料與否，我們當難斷言。如果國聯各會員國要維持國聯的生存的話，真的沒有力量去制服那區區三島的日本嗎？這恐怕未必罷？

日本口口聲聲說要退出國聯：不與國聯合作，其實日本此舉，據我們所知，一般小國都認爲

是國聯的大成功，因爲一般小國都希望國聯會章成爲一種有力的器具，可以用來解決一切的國際紛爭。如果歐洲將來有同樣的事件發生；它們便可援引這次做個先例。它們對於遠東本沒有甚麼直接的利益的關係，所以仗義執言，一致攻擊日本的原故，表面是爲人，其實是爲己。

日本這次的蠻幹，很難得到世界人士的同情，我們且引英國工黨領袖藍斯拍萊的演說，看他對於日本作何攻擊。藍氏說：

「歐洲各國宜有宣判日本的資格。英政府如果確欲日本放棄它在華的野心，應發告日本書，無論任何性質的供給，——即一磅谷麥或一噸原料，吾人亦不宜供給日本，免遂其作戰計劃，倘歐美及其他各國皆能如此，日本勢難長久支持。」

又英國外交家李頓在巴黎和平協會演講，亦曾指摘日本。李氏說：

「日本的政治思想，似比較西方落後，日本雖有民治的政府，然海陸軍仍建築在封建的基礎之上。日本的軍事領袖縱爲內閣中的一

員，他的行動是獨立的，是單獨對政府負責的。

「日本深恐赤色思想之蔓延，尤懼華南共黨的復活。南京政府固愿得日本的助力以阻這兩種共黨勢力的膨脹。今日日本既不為人助，而反以暴力奪取緩衝地的滿洲，其結果反足以助長其原始所欲防範之危險。」

李氏演詞，至為精闢。可見日本之種種強詞奪理，無論如何，不能盡瞞世界人士的耳目。可是，日本視滿洲為其大陸上唯一的生命線，不管世界各國是否同情，斷不會因國聯之譴責，世界輿論之非難，而放棄滿洲之佔領。吾人只有一致起來，團結禦侮。我們要：

①長期抵抗——自從十九國委員會報告書公佈之後，日本金融界即呈恐慌，交易所停止營業。暴日在去年佔領我東三省時，用去軍費五萬萬七千萬元，國內財政已告困竭。這次熱河戰事若果支持下去，日本國內的經濟，商業，必呈混亂無疑。且這次對我主戰，完全為參謀部一手包辦，若戰而不勝，日本國內的政治，必然發生變化。

有人說，我如與日作戰，日人必封鎖我港口，分兵擾我沿海各省。我以為，日本碍于各國的商業關係，必然不敢封我港口。至分兵擾我沿海各省，亦恐無如許兵力。——有時以兵艦炮擊我沿海各地，以為索掣，容或有之。總之，我們當此生死關頭，與暴日作殊死戰，自然不免要很大的犧牲；然而，我如能長期抵抗，勝算自然終屬于我。

②要求國聯維持盟約——日本既犯國聯盟約，我們應即要求各會員國依照盟約與日本斷絕一切經濟商業交通。同時並應依照盟約第十六條要求國聯理事會向各會員國徵調海陸空軍，以維護盟約。我國方面，固為保全領土而戰，同時也為保障盟約而戰。如果各會員國能够聯合一致，我想，只須對日本下個警告，日本便要知難而退。

③要求國聯收回委任日本統治太平洋羣島——日本人視滿洲為大陸上的生命線，視太平洋中的德屬羣島為海上的生命線。國聯一方面，固應協助我們收復滿洲失地，以維護東九國公約；同時更應收回日本在太平洋中受國聯委任統治的德屬羣島，打破日本在大陸上，在大西洋中的兩

重生命線，使它就範。國聯如果誠意與我合作，容易打倒日本，維持東亞，甚而至于世界的和平。

(完了)

## 本校女生今後應有的幾點

識認

一 鳴

女同學們：我是何人，敢來寫這篇文章？不過是良心上逼迫我這麼的。你們看了這篇文章後，或許要罵我多事，也許會容納我的鄙陋的淺見，吶喊起來而共鳴；我固然當在這裡表示無量的感激。至于譏罵我，鄙視我，我不但不會不快，而且還十二分願意接受的，——因為我並不存着什麼大的野心，我只想把我忠誠的心意，打動你們的心靈。

現在，在這二十世紀的時代當中，婦女解放的潮流，像洶湧的巨浪衝擊過來，脫離舊日的牢籠，奔向光明的途上了，但堯中女同學們，外面上思雖然好像披上一襲解放的外套，可是內面的心靈上，思想上，實在與在舊習俗下的婦女一樣，現在讓我所觀察到的事實，把牠寫出來：

(1) 社交閉塞：譬如有一個女生，功課裡有些疑問，須請教於一個男生的時候，她偏要羞人答答的做出不自然的態度來，好像怕到什麼人看見了便要譏笑她，說她的閒話，不過女子雖然是天生怕羞，常常覺得人言可畏，但因此竟終于被無意識的怕羞所克服了，後來縱使有什麼難題也不敢向男同學們互相研究，互相切磋，久而久之，無形中彼此分出一條很深很深的界限，這未免大不值吧，女生方面竟有因此漸漸覺得學校生活太困苦太寂寞，由寂寞而感到生活的煩悶不安，對於求學的興趣，也因而喪失，以致各學科總要比男生落後，這未始不因爲「社交閉塞」所種下來的毒害吧。

(2) 求學目的之錯誤：這一點，只能說其中一部分的人如此，不是指全體而言。這些人跑到學校裡讀書，我敢說——或許太過火吧——她並不是爲求學問而來讀書的，祇爲着消磨她的時間爲求一張精緻石印的文憑吧！她們如果畢業了，能够嫁給一個如意郎君——大學生，軍官——就是她畢生的願望了。她所以在學校裡所學的東西

，儘做寫情書的工具，把在學校所得的文憑，做她們時髦的嫁奩，唉！她們來讀書的目的，就是如此大錯特錯的。

(3) 女生本身太「明星化」「小姐化」：現在一般自號摩登的女子——本校女生或許有些在內——的心理，都是苦心打算着怎樣使服裝內增加她們的艷媚，研究用什麼脂粉香水裝飾才去够使成「摩登化」「明星化」，去吸引狂蜂們的注意，使他在自己四週狂舞，向自己獻媚。現在我再舉兩個事實來證明吧：當上課的時候，有些女同學，把頭髮弄得像椰皮一樣蓬鬆，搽上一層薄薄的脂粉；等到鐘聲响了許久，她才嬌嬌的走入教室。其次是上體育課的當兒，她們站在操場上的忸怩的姿勢，和嬌怯的說球太硬了，泥沙太多了，怕弄得她們纖纖的玉手失了柔軟的嬌態，唉！可憐，這完全表現她們嬌生慣養的弱點。

現在我們既然知道有以上幾種缺點，如果還是這樣繼續下去，將來的前途一定非常危險與黑暗的，女同學們啊！你們應得怎麼快些覺悟起來。把已往的缺點盡量地除去！努力厲行我們的自

新，

1、打破惡的習慣和環境：我們要把不自然的態度和舊社會遺下來的惡習，一律要從根本革除，切切實實的改正我們平日嬌慣的惡習，我們在這個黑暗社會之下，時時刻刻都受着環境的壓迫，受着環境的支配；但是我們能甘心屈服嗎？我們要起來反抗，要從惡劣的環境中，打開我們光明的出路。

2、認清求學的目的：女同學們！我們讀書不是爲求愛人而讀書的，爲求得到相當的學問，站在婦女解放聲中的前鋒，去領導社會上一切被壓迫的婦女們的解放。

3、應做一個樸實的學生：照我看來，做學生的時代，絕不應該塗得兩頰鱗紅，或抹得滿面像掃灰水一樣的雪白，要認清楚我們現在所站的是學生的地位，絕不應該做出一些小姐的玩意兒。你們也應該知道在學生的期間，在功課忙迫的當兒，絕抽不出這樣空閒的時候，給你們塗脂抹粉的；何況裝飾是奢侈的行爲，新奇門巧的服裝，更是資產階級的惡習，以取媚于男子？在大轉



變的現在當中，一切要「平民化」「自然化」那種「矯揉造作」，都應該從根本上除去，切實地做起一個樸實的好學生來！

以上所講的話，不過是我個人所感到的芻意，提出來向大家討論討論，並不是懷着任何惡意，向大家攻擊的。相信各位女同學總會諒解我吧！

## 毒氣戰爭與毒氣製造

鍾彞耀

人類自古以來，無日不在「生存競爭，優勝劣敗」之中，是強凌弱衆暴寡，爲天演之公例，而無可避免。試觀各國戰爭歷史，殺人盈戰盈城，毫無人道，無非強有力之野心家，欲爭雄于世界耳。近數十年來，世界上無論任何一國，如其國內人民思想發達，科學倡明，必抱有「執世界牛耳」之決心，欲做世界上之最大強國。遂致常備軍艦，飛機，炸藥，坦克車，及毒氣彈等戰鬥品，以防禦敵國之來侵。現在日內瓦縮軍之議，各國爭持，無法解決，良以此故。吾國自前年九一八之失東三省，去年一二八之失淞滬，今年三月四

日之失熱河，均爲奇恥大辱之事，身爲中國人，豈能熟視無睹，苟稍有救國熱心，應趁此「國難當前，千鈞一髮」之際，從速振起民族精神，努力奮鬥，尤其是對於科學戰爭，加緊注意，所謂科學戰爭，即航空戰爭及毒氣戰爭是也。鄙見以爲今日救中國最重要者，航空，但航空中須增加毒氣一項，因雖有飛機而無犀利之毒氣，不足以令敵人喪胆，此種毒氣，即所謂毒氣彈是也。今日世界戰爭，爲航空戰爭及毒氣戰爭，德國人著「明日戰爭」一書內，有一段云：「將來戰爭甚爲便利，大砲軍艦無須使用，僅用飛機盛毒氣作戰於空中足矣。」又美國人曾做電影片，名爲「五十年後的新世界」，亦謂將來汽車輪船無須使用，僅用飛機足矣。由此以觀，可知航空及毒氣均要研究，實爲目前救國之急務。此篇爲毒氣製造的研究，爲省篇幅計，僅將毒氣戰爭之畧史及其製法和使用，分述於下。遺漏之處必多，祈閱者原諒。

### 一、毒氣戰爭之畧史

關於毒氣戰爭之歷史，可分兩方面言之。

(一)中國方面 吾國自黃帝時代，有一諸侯，名蚩尤者，好大喜亂，作刀戟大弩，日以戰鬥爲事，黃帝乃徵諸侯之師征之，戰于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黃帝爲指南車破之，遂戮蚩尤，是中國五千年前已有用烟霧毒氣作戰之明証。故毒氣戰爭非自歐洲始。吾國各省，凡山居人民，遇捕獵時，常用草木燒烟，以塞山洞，致猛獸燻死者；又端午節，燃雄黃紙砲，以殺蛇虫鼠蟻者，事雖簡單，亦有科學的意味，因前者草木燃燒時，發生種種毒氣，(如二氧化碳、炭化炭、一氧化硫)等可使猛獸斃命；後者燃燒雄黃紙砲時，亦發生臭氣，如室內含多量此毒氣，可使蛇虫鼠蟻致死，此種方法不知始于何時，然必在歐洲用毒氣之先，可無疑也。要知，吾國科學的發明，歷史上常有其人，僅因發明家不欲貢獻于國家，致後人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並無人加以研究，此爲中國科學不發達之一種大毛病也。

(二)歐洲方面 歐洲自十世紀以後，已有毒氣之發明。迄今不過一千年，卽如當時燃硫，與空氣中之氧化合而成一種惡臭之氣體，又如此在空氣

中燃燒時，放出大蒜之臭氣，此兩種氣體，均屬毒氣，正與吾國之燃雄黃草木及雄黃紙砲相同也。及至一四八二年德國人利用砒化合物及硫化物之粉末，製造毒彈，使發射時，毒氣放出，卽可殺敵，故歐洲利用毒氣作戰，實自此始。自此以後，英國人利用毒氣，併吞非洲，再攻俄國。故毒氣戰爭，中外古代，均已有的。今之世界各國，認毒氣作戰，實最慘無人道之殺人利器，故一八九九年海牙會議，議決無論任何國家，發生戰爭時，不准用毒氣。至一九〇七年該會又議決禁止毒氣，與有毒性武器之使用，及限制武器內含有毒質在內，因此數年內，未有發見毒氣戰爭。迨至一九一四年歐洲大戰爆發之日，正毒氣戰爭之時期，試想德國佔據比利時，逼近巴黎，法人乘機利用毒氣，裝于子彈，以掩世人之耳目，而制止敵軍之猛進。又一九一五年德國進攻法國北部時，德人又利用毒氣，裝于砲彈，以攻敵人，故歐洲大戰，首先破壞海牙盟約者法國，次爲德國後來交戰各國，均用毒氣作戰，故歐戰誠可謂毒氣戰爭最劇烈之秋也。



歐戰以後，至一九二二年，華盛頓會議，議決禁用毒氣條約，又一九二五年，日內瓦會議，亦禁用毒氣，最近日內瓦軍縮會議，亦禁止毒氣戰爭，該兩次會議，雖訂有此盟約，但當日本攻擊我國東三省，已用毒氣彈向我兵士射擊，又攻淞滬時，亦用毒氣彈，最近熱河凌南及喜峯口之役，亦放射毒氣彈，由此可證明日本破壞日內瓦盟約。總之，現在各國雖經歷次禁止毒氣戰爭，但世界各國每日均積極製造毒氣，並設立種種毒氣工廠，以備不時之需，各強國既如此準備，吾國豈可不作充分之準備乎？

## 二、毒氣之製法

關於製造毒氣之原素，種類甚多，大概可分為下列二種：

(甲)無機物體——如氯、溴、硫、亞、批等。

(乙)有機物體——如炭氫化合物，酸類，醇類等。

至於該各種原素之來源，畧述之如下：

(1)氯 當食鹽溶液，用電氣分解時，可得多量之氯，吾國出產頗多，美國最多。

(2)溴 可由海水鹽泉之中取得，德國斯

得士福之岩鹽層含之最多，故世界上產溴，以德國為第一，美國產量頗多，吾國亦有。

(3)硫 自然界中產硫化物頗多，但以意美兩國為最，吾國雲貴兩省亦有。

(4)銻 銻係淡與輕之化合物，以其與鉀納同性質，故假定為一原子，亦無不可，現時德美兩國產之最多。

(5)砒 自然界中單獨產之無，俱是與硫化合成為硫化物產出，若加熱，其化合物中之砒可析出，現時美國產之最多，英國次之，吾國亦有。

(6)有機物質 該各種原素之製法，可參看有機化學，故從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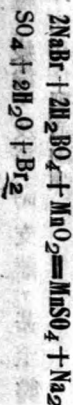
毒氣原素既如上述，至于其詳細製法，分述於下：

(1)氯 該種毒氣之製法，即將食鹽溶于水，使成濃溶液，然後放兩電極，通以電流，則鈉質帶有陽電性，向陰極處走，而與水作用，成為氫氧化鈉，並生有輕，但綠質

帶有陰電性，向陽極處走，而成單質氣，即所謂綠氣，如用器載之，經過壓縮後，（在零度及六個氣壓時）可成液體，盛于圓鋼磚封閉之，作備戰之用，該種毒氣使用時，係利用風吹法，而吹至敵方，令敵人臭之刺眼冲鼻昏腦，呼吸多量時，血球停溜窒息而死。

(1) 溴 該種毒氣之製法有二：

(A) 將溴化鈉、二氧化錳、硫酸之混合物，加熱可得溴，其化學反應方程式如下：



(B) 將氯送入溴化物之溶液中，溴亦游离而出： $\text{Cl}_2 + 2\text{HBr} = 2\text{HCl} + \text{Br}_2$



(C) 用電氣分解溴化鎂，（溴化鉀，臭化鈉或臭化鎂等）則該化合物分解，此時鎂質向陰極處走，遇水成氫氧化鎂，並生氫，而溴質向陽極處走，成爲單質溴放出，可用器收集之。

是種毒氣，刺激鼻喉等之粘膜甚烈，如敵人臭之，乃令其失戰鬥能力，作戰時亦應用之，但現時單獨用之極少，最好加以氯，則其功效頗大，如皮膚觸之，則燒爛。

(二) 硫化氫 該毒氣之製法有二：

(A) 將稀硫酸與硫化鐵相作用，可得硫化氫：



(B) 將稀鹽酸與硫化鐵相作用，可得硫化氫：



該毒氣可用器收集之，以備作戰用，如敵人吸得多量，可令其失戰鬥力。

(四) 氰氧化炭（光氣）該毒氣之製法，即用木炭爲媒介物，使氯化炭與氯化合而成：



該毒氣可用器收集之，並易壓成液體，以備作戰用，比氯毒二十五倍，如敵人吸少量，亦可斃命，該氣係無色無臭無味之氣體，偶一中毒，不易察覺，但該氣遇水可分解，故



畏心者。如該氣遇過錳酸鉀液(即灰錳氧液)時，則發生氧化作用，此時失其毒性，此為防備芥菜氣之一法也。

(+10)氯化乙炔二氯砒  $(C_2Cl_2CH_2AsCl_2)$  此毒物之製法從畧，至于其性質及使用與芥菜氣相同，惟不如芥菜氣之猛烈。

(+11)氯化二噁砒  $(C_2H_2O_2AsCl_2)$  此毒物之製法從畧，以其味似韭菜臭，故稱韭菜氣當歐戰時德人利用之製砲彈，以攻敵人，此物有刺鼻性如敵人吸多量時，可令其失戰鬥力，

(+12)氯化二噁砒  $(NH_2C_2H_2O_2AsCl_2)$  此毒物乃歐戰後美國人發明，其製法從畧，此物之毒性甚大，如空氣中含有一千萬分之一可令人不快，並可透過防毒器具，將來用之作戰必多，其功效勝于芥菜氣。

以上關於有機物之毒氣製法，詳于高等有機化學中，故此篇從畧。

### 戰場上救護工作概要 羅高翰

強寇肆虐，凌我中華。大好神州，慘遭蹂躪，

愛國志士，奮起若狂，或執干戈，或輸財帛犧牲救國，高義可風。方期顯誅敵寇。還我山河，距料事與願違，結果適得其反，馬蘇之大軍方退，糧熟之警耗頻來。接二連三，迭遭威脅，長此不已，亡國堪虞。平津倫若頽危，京滬粵閩豈能安枕，言念及此，實覺寒心。吾族何辜，曷由至此。無他，無整個抗敵計劃，無統一抗敵意志，有以致之也。若不改絃易轍，早為之所，國破家亡，可立而待。為今之計，在戰爭中，我們除了為拯救民族的災難而勇敢地去做犧牲外，別無辦法。因此，我輩學生界除加緊軍事訓練，以備執戈抗敵外，更須具有戰場救護之知識和相當之技能。否則，將使處在槍聲劍影中，眼見血肉模糊之景象，就會臨事退縮，驚惶得無所措手，即使勉強應付，亦會致使害得而利少！

生場上救急處置，自然十分重要。且救護雖非醫生之治療，但對於治療之影響，却有較醫生更重要之任務！

為着救護之目的及需要，應將救急和護病之智識，詳細說明，但現因時間關係，祇將外傷概要

及救急一般，畧為講述，以便引起各同學對於救護，發生興趣，俟有相當訓練，便可北上出關服務，以盡國民天職！

**外傷概要：** 凡皮膚及其他身體部分之破壞或損傷，總稱外傷。依各式各樣之外傷，又可分为槍傷，斬傷，刺傷，剝傷與裂傷，挫壓（即內傷），骨折，脫臼與扭傷等。至于外傷之輕重，可以簡明之定義，畧為說明。即凡若無顯明出血之皮膚或肌肉之輕傷。稱為輕傷。若大部皮膚，與柔軟部分受傷。或兼有劇烈之出血；即如顛部，胸腔，腹腔，或關節之外傷，全部肢骨之斷折，破碎等，則稱為重傷。至于生活之重要器官如腦，心，肺，腹內臟，大血管等之外傷，尤其是刺傷與槍傷，均與生命有危險，可稱為致命傷。

**救急一般：** 救急之一般意義；在救濟急難，轉移危險，但非醫生之治療。實際之原則，是令受傷或被難者，有轉運之可能，并指示轉運之方法。受傷之危險在（一）創傷出血，（二）創傷被有毒之腐敗菌汚穢（外傷傳染）。并由外傷被汚穢之結果。可致發炎，化膿。身熱，所謂丹毒，血

毒等，都能致人死命，有時發為破傷風。故救護者切忌用汚穢之手指接觸，檢查，洗滌，拂拭外創面而凝結之血塊，膠連之布片，細小之外物，都不可隨便執去，此外，長期在曠野中暴露（感冒），或非必要之動搖，都於受傷人有害，亦宜避免為妙。若遇劇烈出血，或輕重之外傷，尤其是複雜性骨折時，須為受傷人割開衣裳，施以濟急朋帶。所謂濟急朋帶，可分三種，並各有目的，分述於下：（一）壓迫朋帶；一般作止血用。（二）被護朋帶；對暴露外傷之被護，以防禦汚穢，接觸，摩擦，飛虫，炎熱等。（三）支持朋帶；作骨折，關節損傷及沈重的肌肉外傷用。所用繩帶材料如紗布，棉花，布帶，膠布，和副木（夾板）等，必須先經消毒。

**流血之處置：** 受傷者往往因流血不止，而致死亡，故止血法不可不知。對於出血輕微之外傷可施行一種輕微之壓迫朋帶，並將局部高舉。若遇劇烈之出血外傷，則須迅速將衣裳剪開，察看是否有動脈受傷害？若見鮮紅血液，沖激般湧出或



射出，則為動脈出血。反之，若見紫黑之血液均勻不息流出，則為靜脈出血，即須迅速用壓迫帶，上面再加縛一個棉花或紗布球，四肢用一條布帶從下至上，着力纏緊，然後將傷部高舉。在動脈出血時，除用手指壓迫外傷與心臟間之動脈（指壓法）外，尚有利用一條樹膠帶，一條橡皮管，適用的血管壓子或特製的禱掛，把四肢縛緊，匆促時可用血管絞壓法。但若用緊縛或絞壓，通常經過二小時，即須暫時解鬆，然後繼續重新縛緊。

受傷者的轉運：一般輕傷者之轉運，可用背負，手托或椅檯均可。在重傷者，多數用抬床，只有由抬床轉到病車或運船上之短程中才可用手托。轉運時對重傷者須特別注意受傷者之外貌，是否有衰弱或虛脫的表現，或非常加緊之疼痛，口渴，注意傷部之良好位置，並注意纏帶有無滑脫。此外，注意偶然之出血（細帶外面濕透）（完）

雜 感

最近我的雜感

「吶喊」和「搖旗」兩類民賊鼓動的沽名的事業！結果，只是「麻醉」的「騙術」青年葬命之由。「口號」和「宣傳」兩類青年熱烈的相當的工作，結果，只是犧牲的學業，智識淪喪之因。

記起我兩年前的深秋，東北事起，淞滬變開，肇市歸程的我，目鑑不少吶喊的喧囂，也許準作民賊的沽名乘機走向十字街頭的弄騙。我相信，從過去兩年頭的檢計，青年們受着一時熱血衝動的奔波，僅可留下「某地光臨」的印象，依是擺着可憐的父老，可憐的同胞，可憐的朋友，痛苦呻吟，隨處可以遇見的，可是不曾施着國本的救濟。

本來中國老棧的暴露不自今日始——鴉片戰爭以來，辛丑條約訂成，日俄戰爭解決之後，所謂日本「南進」「北侵」的主義早有野心，外強耽耽，內政日腐。且近年來投機者四起，胸無點墨，往往藉黨為個人升官發財的好路，——不過直至今日纔知顯明的大暴露，故政府失地的簽約，像手裡去滙的滙票，國耻紀念日的放假，學生引是好機娛樂，即有四處「宣傳」和「吶喊」引是好

機的旅行，「弱不勝衣」的抗日會員，借此乘時的釣譽，學術救國，生產救國，迄無實行！

由此我深信，「精神」與「學業」是青年自動能力的發展。「技能」與「致用」是青年需要的活動的貢獻，凡中國待興的實業，蘊藏待墾的財源，眼睜睜待濟的父老。終是青年的學生的使命，故讀書救國較「吶喊」和「宣傳」的事業好得多了。（顯）

## 同出一轍

「樂得些些，過得些些，不管他堂前燕子入誰家，祇願我流水落花春去也」張少帥正擁抱着一些香膩的摩登女人在懷中偎貼着溫柔着，跳舞着。一加緊在努力地實行他們的所謂獨樂主義。

「昨夜——九月十八晚——日軍突然攻入北大營，……一部分着火，士氣非常激烈，……請示辦法……」少帥接到一通緊急無線電報。

「你們鎮靜……忍耐……把槍枝藏起來，日本軍隊，要什麼就得給他什麼……不抵抗，絕對不抵抗，……退却！」少帥在起勁的跳舞當中，又奏了一曲高調——不抵抗——

「日軍侵畧熱河，十三日承德失陷，」少帥着了一驚，連忙停了鼓樂。——接着高調也就不敢响亮了，並且漸漸寂然無聲。

室內除了女人，還有溫馥芬芳的香氣，拔蘭地，洋烟膏，嗎非針，堆在一室凌亂地。女人的肉臂，正套着他的頸項，湊上兩片嬌豔溫嫩的朱唇，迷醉地。

「還是辭職吧！別給他們——民衆——撤職查辦」少帥注視着嬌豔的朱唇，爲着要永久保持他那麼陶醉的生活，凄然地說。

「……寬其譴謫，勉予自新，深恐失地罪小誤國罪大……學良有生之日，即報國之時也，」少帥畢竟是個聰明人，這樣一通婉轉的通電，他彌天的大罪也就輕輕地擺脫，他的獨樂主義從此萬歲萬萬歲。

「樂得些些，過得些些，不管他堂前燕子入誰家，只願我福祿壽全貽晚景。」熱河省府主席湯玉麟正研究着怎樣保持他的地位，怎樣剝削人民，怎樣克扣軍餉，準備他的所謂晚景歡胎。

「三月三日，日軍攻陷開魯，朝陽……第一

重防線被衝破，我軍向赤塔，淩源……退却，扼守第二防線……」此老——湯玉麟——接到前敵一通電報。

「……誠以時勢迫急，舍奮鬥無以求生……祇剩一兵一彈，玉麟亦必與他併條老命……復我河山……」此老在起勁的研究當中，也湊趣地吟了一首新編的爛調，——「伊老命——」

「日軍軍械犀利，熱河失陷是意中事。」此老竟然得到一個結論，連忙收拾東西——爛調也不再敢吟哦了，接着永遠寂然無聲。

室內除了家眷，還有依戀難捨的印章。

二百五十車鴉片，數百箱細軟，若干萬兩人民的脂膏；堆在一起，凌亂地。一切都對着他猙獰地微笑，招手。誘惑；弄到他難捨難離。紛紜地。

「還是棄職吧！別給他們——倭奴——拿去開槍。」此老注視着這大量財寶，爲着要求永久能够享受他那麼安適的生活，淒然地說。

「……湯玉麟放棄職守，失了軍事重地，政府決予明令免職；逮捕槍決，以快人心，而肅軍紀。」此老畢竟機警，這樣的一道嚴厲的通告頒布

了，然而他那齒尊德高的貴體，已深夜裡逃出來，他的「晚景觀貽」從此也就永遠享受。（憧憬）

## 咱們原是一軍人

遼吉的陷落，沒有半日的抵抗而拱手讓與他人。學生們不能忍耐了，要求加設軍訓一課，訓練一番，預備到前線去和日帝國主義拚個命。那時軍訓成了一种流行的時髦。風徧全國了。政府當局看見學生們愛國的熱烈，也規定軍訓的課程，派送起教官到各校來了。

無疑的，這次施行的軍事訓練，十足暴露學生的本質。就本校同學而論，因學生的本身太「少爺化」了，當學校發給各位灰腳帶。橫皮帶時，大家異口同聲說太不雅觀了，穿起來多麼醜怪啊！最先幾個鐘頭的術科，大家藉口「不會打」以此抵賴。

更有趣的，是早上鐘响過了很久，我們還不肯起來。

「啊，起來吧！鐘响了許久了。」

「咕，哩，咕，咕，慢慢不遲，還是有得補名的。」

宿舍裡照例的有一兩個早早就起來，他們很担心的說道：

「不行啊，快七點了，軍訓快要上了！」

「不要吵，讓我再睡一會兒吧！」

「來不及，我們廢上洗面了。」

我們總是捨不得熱烘烘的被窩，這樣胡担着將七點許，才模模糊糊地抓起來，穿上制服，臉也不洗，跑到教室補名了。

其次在野外勤務的一天。那天天氣不知什麼緣故刮起大風來，雙手冷得紅紫可憐，直挺挺地站在山邱上，迎着刺骨的寒風，大家的鼻孔下無端的裝飾起兩道亮晶晶的水玻璃；於是有些不耐苦的同学，要求坐下，噲噲一陣弄得回來了，教官便以「要挾」之名，把二位同學記了一次小過。後來他們解釋一番，自己親自到教官面前認過不是，才把這次小過取消，演出一幕滑稽劇來。

然而我要問學生們的缺點爲什麼這樣多？爲什麼有這樣醜態的現象？這不能不歸咎於無嚴密的組織，不能把學生當兵一樣看待。雖然，但我們却不能不轉而深深自艾！

同學們！現在是除去花花綠綠的洋服穿上一件灰色的軍衣了。講究穿漂亮的衣服是少爺們的玩意兒。我們要認清我們原是一個軍人，我們民族處於壓迫的地位，我們要雪喪土的奇恥大辱，要謀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要全靠我們。我們的責任如此重大，那有功夫去修飾！一件衣穿得漂亮不漂亮，與相貌的美醜有什麼關係呢！而且我們原是一軍人！

同學們！早上不要晏起了。最早的朝霞是多麼美麗啊，清新的空氣是多麼愉快啊，這些對於我們精神上非常有益的。即使睡少二三十分鐘有什麼要緊！

同學們！我們須知道一個軍人，無論當着下大雨，刮大風，若在操場上也耍一樣直挺挺地站着，決不退避，何況這一會兒的站着，反要說太苦了，要求坐下來，啊，這些完全表出我們的缺點，無能，懦弱，我們是多麼慚愧啊！

同學們！每星期的軍訓不過四個鐘頭吧，大家要切切實實地去幹，不要再視同兒戲，不要再有絲毫弱點的表現。要知道我們原是一軍人！（光軍）

文藝

戰壕中

湘萍

大地上，一切都凍得僵了。在這冰瑩的微明裡，滿呈着一種毀滅和絕望的悲哀現象，高掛的天空，憂鬱而灰白，彷彿是個死人的臉色；厚的，濕的，一陣一陣的黯慘的浮雲，在那上面漸漸顯現而增加了。——沉重而緩慢地爬着，追逐着，舒捲着，圍繞戰壕前面的鐵網，幾株光禿參差的樹枝，和覆了半截的屋牆，一樣厚厚地蓋上一層鋸齒形的白雪。一切聲音都沉靜了，一切生物部歛跡了，祇有幾個穿着灰色軍服，手中擱着鎗管的衛國健兒，伏在戰壕裡幽默地在靜候着恐怖的來臨。

瑟瑟的朔風，像包公一樣的鐵面無情；挺着他針一樣銳的尖鋒，向着他們緊逼，逼着它刀一樣利的兇芒，向着他們襲擊，那麼一來，竟把那些前線的戰士刮得縮頸聳肩，像打瘧疾似的，身

子連接搖了幾搖，牙齒碰一片山响。

在這幾個士當中，一個年紀二十開外的青年，叫做王克勇；一條頤長的身材，肩膀也闊大，一方長方的面孔，十足象徵着一個精強力壯的漢子的模型，他自小便拜過孔夫子，也讀過幾年「子曰」也讀過幾年學堂，後來又在城中讀了一年中學，只因爲環境不許可，不能在這兒繼續下去，不得已經過了自己的個人的議決，便做效班的投筆從戎，終軍的請纓殺敵，所以乃有今日穿着一件袋蓋上掛着一張班長章的灰色制服，手拿殺人利器，站在晨光慘厲的戰壕裡，努力履行他的使命。

「今太戰事又開始了，我們總須準備跳出戰壕來，把倭奴殺個痛快罷！」他旁邊的一個戰友，打了兩個寒噤之後，歪過頭來，用肩膀碰了他一下，興奮地首先打破這沉默恐怖的空氣。

「……」他似乎不大理會，儘伏着頭，從「描準座」的裂縫裡，凝神地注視着平砥無垠的戰場。

戰地的晨風，像有什麼從中指使似的，你如



果越畏縮，牠便越砍得起勁；正好像世界上那些強暴者，對待弱小者一樣，當弱小者們越可憐的時候，強暴者便更利害的向他們欺侮，除非你鼓起勇氣和他抵抗。

「倭奴着實可惡，怎麼還不出來，給我殺個痛快，當作唱杯熱酒，使滿腔的熱血，更熱烈地奔騰。」另一個戰友更興奮，更大聲的說。

「呀！他們現在大概已在籌劃着怎樣衝破我們的防線，越過長城，直搗我們平津吧！他們的侵畧是有計劃的，有步驟的，絕不像我們貴國的袞袞諸公儘喝着『不抵抗』『長期抵抗』一類的高調，來敷衍純良辛苦的老百姓，鞏固自亡的地盤，而實行他們的『獨樂主義。』」土克勇擺出一個批評家的態度，很有判斷力似的把敵我的情形比較一吓，未了還鼓舞大家的勇氣地說：「戰友！我們是為國家生存而戰，是為民族打出路而戰，為弱小民族前途的光明而戰，我們沉着吧！瞄準吧！他來我們一顆彈，至少要射倒他一個倭奴。」

「可不是麼？東洋鬼子奪了我們的東三省，又來奪我們的熱河了，在這晨風刺骨的早晨，他

們大概還在假貼着一些魏郁的摩登女人。合上眼皮去繼續着那香甜的好夢罷！他媽的，那班狗男女那裏知道有什麼國家，什麼敵人？我看，這樣戰壕裡的生活，儘發他娘的狗夢，也夢不到呢。」在心裡橫溢着一種憤怒，不平，與悲壯，一個臉色蒼白而帶些怒容的莫洪，憤恨地從槍管上抽過來一隻右手，用力向王克勇的肩上拍了一下。

正嚷罵着，猛地一陣寒風，捲着壕邊的黃沙，迎面衝來，大家「啊喲」一聲趕緊閉着嘴巴，握着槍管，曲起肩膀，動彈不得。那寒風簡直像針般直往人肉裡攢，侵入心骨。

沉默了幾分鐘，王克勇撐着眼睛去望天，天空裡却仍是一個灰色的天，一陣陣的黑雲，仍是一隊一隊赴敵的雄兵似的，在半空中含梅疾走。太陽光影子也見不到一點。——大概時間過早，天氣過於寒冷吧，太陽也和一般幸福的的人們一樣，怕早出來吹冷風。

他把眼睛低垂下來，看一看前面的景色，再轉了兩個半圓，向兩旁的戰友望了一通。啊！他

們雖然在這裡看守了整個寒夜，然而却還都精神奕奕。和自己一般地抖擻精神，雙手緊按着槍管，從每個的帽簷下，都可以看出兩道從鼻孔裡冒出來的熱氣。他只得仍舊鎮靜着，加緊收縮他的肩膀和身軀，兩眼也就注視自己鼻孔裡也會沖起來的兩道斷續的熱氣。

從自己鼻孔裏沖出來的熱氣中，他看見畏葸棄職，狼狽私逃的湯玉麟。看見抱着摩登的女人而斷送東三省的張學良。再不能立足而無聊地下野，看見一些「喪心病狂」的軍閥，儘在後面唱高調——勸共抗日——而實在儘命妄想擴大自己的地盤。末後又看見豺狼兇惡的獸兵，追逐我們純良無辜的百姓，搶劫，慘殺，焚燒，姦淫。！又看見衛國的健兒挺起手中大刀和溜彈在這邊土慘裂的戰場中，緊守着森嚴的壁壘，他於是不能忍耐地興奮起來了。

「我們中國人的劣根性，素來總是這樣，自己做不得的要別人做，自己吃不得的要人吃，世界祇有自己一個人便是天之驕子，旁的人都是牛馬犬豬。只要自己一個人快樂，即使送了有四千

年光榮歷史的祖國和四萬萬純良的同胞給東洋鬼子也都願意，唉！所謂偉人，也是如此，老大的中國，其將殆哉哩！」

「不錯，我想假使他們是有點良心的話，中國斷不致弄到那麼糟吧。」旁邊的戰友附和着說。

「哈！哈！他們什麼願意不願意？他送掉了中國難道他怕沒有房子住嗎？他們在租界裡不知道了多少座洋房子了，受苦的還是我們的老百姓吧！」另外一個戰友再闡明地說。

「他們儘會唱高調，儘會『冠冕堂皇』地通他娘的電來欺騙百姓，——日兵還沒到來，他便收拾財物逃走了。他把東三省熱河送掉之後，也就辭職出洋了，祇要他自己安樂，管你『鄰貓生仔？』莫洪又憤怒又暴躁的緊握在槍管上的粗手，向前微微揮一小段弧形，終於感到生不出什麼作用，祇得仍舊收了回來。

雪花在他們面前微微的飄翻着，眼前一片迷濛。他們雖凝神地向前注視，然而也辨不清這雪是從天上撒下來的，還是從地下鑽出來的。

「我們不必再埋怨那『喪心病狂』的禽獸了。」

——他們總算落不着一個好的收場了，這收場，儘可做後來人的教訓，做喚醒我們的興奮劑，教我們明瞭日寇的兇暴，明瞭我們非奮鬥無以圖存，努力和日寇作殊死戰。最後勝利，未始不仍屬我吧！王克勇本着班長的資格要想感輕些他們的憤怒，安慰而勉勵地說。

「我曉他的媽……」莫洪還憤憤地說。

「本來，我們純粹衛國的軍人，平時所穿的所用的，都是土地肥饒的中國和純良的老百姓用他們無限量的血汗從一年來的勞動奔波所換下來的，現在我們的中國和百姓給倭奴蹂躪欺凌到這個田地了，報仇雪恥才是我們的天職，全靠我們的力量。國聯是不可靠的，牠是列強的分贓所，「偉人，是不可靠的，他是萬民中」的匹夫」，如果我們認為要自動……」他正熱烈的說到這裡。

「隆——隆……隆」日軍的過山炮突然打斷他們的說話。

「……啊！報効國家民衆的機會到了，我們殺盡倭奴，與諸君痛飲東京……」他敏捷地一握手中的槍管，向兩旁的戰友說。

他媽的！現在他又來了，準備罷！我們衝出壕來，殺他一個「人仰馬翻」！莫洪右手向後面按一按他背著的大刀。挺直粗強的手指，站起來咬實口唇向前一伸，啊！他的快要併出火來的圓圓的豹眼，幾乎要裂起來了。

「不要盲動，他來近了，我們一彈至少要打倒他一個倭奴。」王克勇扯莫洪伏下，指揮大家說，

「準備啊！衝出壕來！」大家總是這樣喊吶，戰壕裡的空氣立即轉為緊張而澎湃，一片激昂的勇氣籠罩了整個的戰場。寒風越吹得起勁，然而冷不了他們的熱忱，雪花越下得起勁，然而凝不住他們熱血的奔騰。

「隆——嘖嘖……彭……隆。」炮聲夾着步鎗和機關鎗，漸漸的近而大起來了。

在迷濛微顛的雪花中，透視出一排排戴着鋼盔的敵人向前移動，一個騎着馬的指揮官指揮着，往來馳騁。

「彭彭……彭——隆，」王克勇看見四圍也開始向他們掃射了。連忙提起槍來，指揮大家，向

他們暗準掃射。

虎虎的北風，隆隆的野炮，彭彭的步槍，悲壯的吶喊，……震激了大地，彷彿是雷神動怒，發洩着他的靈威；火光燒紅了半天，霏霏的雪花織成了一張迷濛的薄幕，瀾慢地籠罩着整千整萬的生命在裡面蠕蠕的運動。啊！那炮聲，吶喊聲，……喚醒了我們昏睡的國魂，喚起世界的弱小民族共同聯在一條戰線上與帝國主義作殊死的抗戰；那炮聲，吶喊聲，……表露出帝國主義侵略的兇暴的真相，叫喊出日寇破壞世界和平的真面孔。啊！這個恐怖而緊張的一霎那，正是公理與強權的大決鬥。

伏在戰壕裡的他們，各自的熱血，都好像那太平洋的怒濤在那兒奔騰激盪，各自的耳官，恍惚聽到了喜馬拉雅山的山鬼在那兒狂嚎，他們看不見會吞人的野炮，看不見橫衝直撞的唐克車，看不見凌空擲彈的飛機，看不見縱橫交織的砲彈；他們所看見的儘是瘋狂奔放的蟲豸，猙獰兇惡的虎豹。他們再不能忍耐了，擎起手中的槍管，拔出背上的大刀；跳出壕來，蜂擁向前殺去。

「來！來！來！……殺盡倭奴方罷休！」莫洪首先奔上。

「上前！上前！戰！戰！戰！……打倒強權，挽回公理！……我們爲公理而戰啊！」王克勇也跟着莫洪努力趕上。

「殺！殺！殺！儘你殺罷！殺不清的倭奴！……殺不了的倭奴！……」

啊！一顆盲目無情的彈丸，正打中莫洪的胸膛，奔騰的熱血，更激盪而衝將出來了。啊殷紅的熱血，染紅了潔白的雪團。雪團呀！一霎兒便要解體的雪團呀！你何幸而得染上英雄的熱血，你儘可誇耀你一霎兒的光榮呀！然而，也許只有你們的純潔，才配領畧這光榮。

「英勇的戰友們！戰友們啊！繼續我！……」莫洪倒下來了，仍大聲的喊着。

「不幸的戰友啊！你是何等光明！你的歸宿是何等高超！你是後世的師表！你要列在無名英雄裡的一位英雄！……你精神是不死的！……等等罷！戰友！我們就跟着你來。」王克勇伏在莫洪身上安慰着，接着從旁邊掘起幾塊雪團，把他

蓋好。站起來仍是指揮着大家繼續奔進。

「偉大的戰友們！更奪起你們雄壯的意志，肩起你們偉大的責任罷！你們是替民族掃除荊棘的先鋒，替民族找尋光明的嚮導，你們都是民族的英雄，沙場的猛將！前進罷！前進罷！糾起你們的勇氣，同心戮力去為國家民族努力罷！」戰友雖然是漸漸的少起來了，然而他還是繼續衝前，繼續呼喊。

啊！在這白刃交加，槍林彈雨的當中，勇敢奮進的瓦克勇也倒下來了。

隆隆的炮聲，威脅了虎虎的北風，殷紅的熱血，染紅了團團的白雪，然而，在這殷紅雪團當中，却掩蓋不了瓦克勇最後的呼喊：

「偉大的戰友們！你們才是國家民族的救星，國家前途的光明，全靠你們努力尋找，民族的幸福，全靠你們努力去創造；戰友們！努力罷！努力罷！國家民族前途的光明和幸福，正靠着你們的奮鬥！……」

著者按：

我是個南方人，從沒遇過那麼寒冷的天氣，

更沒嘗過軍隊生活的滋味，尤其不曾臨過戰場實在的情形；不過從畫報裏看過來的戰地寫真，參雜些幼稚的憑空想像，堆砌成這篇。空泛和膚淺，當然是免不掉的了。希閱者萬分原諒！

## 到前線之夜

季特

天色漸漸黑暗了，吹來的風也漸漸的冷了，鋪着馬路的沙塵隨着這陣冷風在空中翻翻地飛舞。路旁的店鋪都緊閉着牠們的雙扉，往日車馬如龍的熱鬧已好比是殘留的史蹟，韻聲只伶仃的一個人獨自在街上走着，忽然僕僕僕的機關槍聲拍拍拍的來福聲，砲聲，夾着一片哀啼號哭的聲音，從開北那邊一陣陣地傳來，韻聲忽忽徨徨的奔回了他的家裡。

室內的電燈閃亮地照着，簡直把室內裝成古廟一般的凄冷，他把除下的帽子掛上了衣架，順便坐在桌旁的椅上，目光向四週打掠一下，隨着視線便落在坐在椅上，望着壁上掛着的圖畫出神的秀英的臉上。

他瞪着眼睛，咬緊牙關，握着拳頭，惡惡狠



狠地在桌上猛拍一下。

——呵我應該馬上加入前線去，難道看着他們來宰割嗎！

這猛然的聲音，把正在看得出神的秀英嚇得一跳。她緩緩地轉回頭，舉起那憂愁的眼睛望着韻聲說道：

——哥哥，怎的這般悲憤？

他嘆了一口氣，沒有回答，他的拳頭依然放在桌上，他的眼睛在燈火下發亮。他想日本帝國主義者以武力來佔我的土地，屠殺我們的同胞，呵！我是決不應該抱着不抵抗主義，我應該馬上加入前線去！但當他的目光投射到坐在他面前的心愛人兒，他的心不覺又像棉花一樣的軟下來了。然而聰明的秀英，在近日緊張空氣的當中，已將他今晚悲憤的心情明白看出了。

她走近去坐在韻聲椅旁，撫着他的蓬亂的短髮說道：

——親愛的哥哥，今晚怎的？

——今晚日本的獸兵已向關北攻來了。現在十九路軍奮勇抵抗，我想馬上到……

——你想到什麼地去？想到安全的外地方！租界逃難嗎？

——不，絕不……

——想到前線去嗎？親愛的哥哥！

——是的，呵！我怎能捨下得你呢！

——呵，不用徘徊，不用觀望，去吧！親愛的哥哥！

這時韻聲的眼眶充滿了晶瑩的淚珠，一顆一顆的滴在他的頰上。

——呵你平日的志氣像火山一般的蓬勃；但你現在的感情爲什麼這樣懦弱，和廐裡一條小羔羊一樣的懦弱呢？

——親愛的哥哥！你看一看我國現在所處究竟是什麼地位？這不是一個低落的國家嗎？所謂國聯，所謂非戰公約，不是一批帝國主義者來維持他們的利益均沾嗎？他們天天侵佔我的土地，天天屠殺我們的同胞，他們還唱着「和平」的騙人調，我每想起這樣陰謀的暗害，我的心便會悲痛起來！

說道這裡，一腔說不出的奮興又湧起她

心頭。這時她已覺得有些疲倦了。但她還是繼續振作着精神激昂的說下去。

——呵，呵！現在時候迫近了，我們應該用我們復仇的熱血來書寫敵人的罪惡的時候到了，我們倆一塊兒去吧！呵，在這一個人危急的當中，那容有徘徊的餘地！誰不知青春的可貴？誰不知愛人的可戀？不過我們若果抱着無抵抗主義任他們的宰割，那我倆的愛是可恥的！

秀英說了這一翻的說話，韻聲聽了好像一張利刃把他徘徊的心情割去了。他伸出手來緊緊地握住秀英的雙手說道：

——我的妹妹，我醒覺了，我從迷戀的心情醒覺起來了！我過去是太懦弱了！呵，當國家危亡時候，同胞在痛苦之中，的確，我們倆的愛是沒有意義的。我們應該以我們倆的愛擴大到同胞去，把我們倆的愛為國家而犧牲呀！

——是的，親愛的哥哥！

韻聲轉身過來，把箱內放着的兩枝手槍取出來，然後把一枝較短的給與秀英說道：

——親愛的妹妹，我們快些去罷！

這時路上的電燈帶着愁容的光，慘白地照着平坦如砥的栢由馬路上，寒夜的風吹着電線嗚嗚地作响，他倆踏着皎潔的燈光，向着密佈着槍聲的前線走去。

廿一，十二，一，夜

## 給迷醉底青年

鈍仔

迷醉底青年，  
看罷！

包圍你底四周：

是殘酷的狂風，

無情的暴雨；

你底安樂之窩——老大的建築物

已給他打擊得飄搖欲倒。

✻   ✻   ✻   ✻

迷醉底青年，

醒罷！

莫再徬徨與遲疑，

要興奮你的精神，

堅定你的意志；

去尋求你的出路，

認識你的人生。

迷醉底青年，

起罷！

勿留戀目前底一切，

執起刀槍奮鬥，

騎上戰馬衝前；

才能殺盡猙獰的敵人，

打破昏沉的黑幕。

廿二，三月廿二日

月下

月亮呀！

你有千萬銀似的光芒。

從黑暗魔王統治下的宇宙裏，

放出你偉大純潔的輝光。

把一切潛伏着的鬼妖。

完全掃盪；

湘萍

把整個給黑暗包圍着的人生，  
引到光明之邦。

我有滿腔的熱血在沸騰。

我要「向荆棘滿途」的路上前進。

我要把沉醉的人們喚醒，

一致起來，

把所有欺凌我們的敵人，一個個地殺盡。

月亮呀！

願你做我指途的明燈！

## 會聞一束

### 莞中學生自治會第七屆幹事

#### 第一次會議錄

日期：二十二年三月四日

地址：中二教室

出席者：林耀輝 盧熾輝 陳沛芳 袁教民

盧遂華 蔡慶榮 張溢謙

主席：袁教民

紀錄：張溢謙

行禮如儀

討論事項

關於工作如何分配案

議決：

常務部 袁教民

學術部 盧熾輝

社會部 盧遂華

體育部 林耀輝

文書部 張溢謙

財政部 蔡慶榮

事務部 陳沛芳

# 莞中學生自治會第七屆幹事

## 第一次常務會議錄

日期：廿二年三月廿三日

地點：本會辦公室

出席者：林耀輝 陳沛芳 袁教民 盧熾輝

行禮如儀 張溢謙 蔡慶榮 盧遂華

佈告事項

學術部佈告現在國難時期莞中學生月刊欲趕緊出版喚起同志咸生抗日熱心現已通告各同學徵求稿件

體育部佈告借球証現已分發各同學

討論事項

關於可否購辦公樓案

議決 先購四張以後隨時添置

關於可否開辦平民夜學及消費合作社案

議決 照辦 關於開辦章程當席推舉盧遂華君起草

關於定看民國日報案

議決 通過

關於本會常會日期案

議決：每星期四第八時

關於請求學校遷置音樂器具案

議決由常務部負責

我是一無所長的人，也不會寫文章，爲什麼胆敢擔起月刊編者來呢？我覺得非常面熱！但是幾位同學都以學術部推之於我肩，因此我不能不盡一點微責，所以幹起這未曾嘗試過的事來。本來三月廿四日可以付印，後來因爲篇幅關係和我個人功課的忙迫，致延遲了一星期。這是要向大家道歉的！幸而奔走了一回，蒙各位先生和同學們的不棄，賜來了許多稿子，再分配了一番，交給付印，校對了一次二次。才算出版了。

現在這期刊物算出版了。我很高興，就是向各先生拉稿還不算困難，都肯爲我幫忙，我是很感謝的！可是，同學方面的稿子太小了一點，或許各位功課忙迫，沒有大多的時候來寫文章罷！我好希望各位同學抽出一些可貴的時間，爲本刊寫一點稿子，使下期再弄得豐富一點。至於各篇的內容，大家讀了總會領畧和批評，不必再要我來詳細的介紹了。

最後，我十二分願意各位同學讀了之後，覺得有什麼不對的地方，希望大家不要客氣的盡量批評和指導，使得慢慢的改善，我就十二分的感激了！



